



从“门罗主义”到“唐罗主义”

■王大为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提及《纽约时报》创造的一个新词——“唐罗主义”,并鼓吹其已超越母版“门罗主义”,意味着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不再受到质疑。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唐罗主义”这一针对拉美地区的新政策,并非全是美国“新瓶装旧酒”式的故技重施,其内涵和影响值得认真审视,加倍警惕。

回顾历史,“门罗主义”已成为美国在拉美地区巩固其势力范围的代称,“唐罗主义”由“门罗主义”经历两次“推论”衍生而来:一次是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第二次是2025年的特朗普推论。

1823年,正值多个拉美国家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并宣布独立之际,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门罗主义”的外交原则。其核心内容被概括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理念被后续政府拓展强化,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陷入财务危机,英、德、意等国试图武力索债。190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称,西半球国家出现“政府无能”等情况时,美国将“行使国际警察职权”。这一推论将“门罗主义”转变为主动干预工具,成为美国此后介入拉美多国事务、巩固地区霸权的依据。

2025年初,《纽约时报》将特朗普的名字“唐纳德”嵌入“门罗主义”,形成新术语“唐罗主义”,用于概括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西半球的认知。同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对外战略格局作出重大调整,被广泛解读为“唐罗主义”的战略宣言。报告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明确将西半球界定为关乎美国边境安全、供应链及地缘竞争的核心利益前沿,宣称将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唐罗主义”依赖的军事基础和政治逻辑,与“门罗主义”相比发生巨大变化。“美洲人的美洲”越来越成为“美国的美洲”。可以说,“唐罗主义”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新特征。

从目标看,“唐罗主义”更加暴露出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利己主义底色。它抛弃“门罗主义”的防御属性,格外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排他性势力范围,明确将地区政策锚定于领土扩张、资源攫取、战略基础设施和

关键资产控制,并将非法移民、毒品贩运等列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必要时可动武的问题,要求西半球国家服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议程。

从手段看,“唐罗主义”对暴力的偏好程度前所未有。传统“门罗主义”倾向于使用政治操控、经济渗透、外交孤立等方式,“唐罗主义”更进一步运用军事介入、极限施压甚至直接入侵等高强度措施以迅速实现目标。在掠夺地区资源、控制战略资产方面,“唐罗主义”公开讨论用军事手段实施领土扩张,完全无视他国甚至盟友的主权,根本性背离《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不惜撕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特朗普已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美国还图谋直落基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称它们是“重要的国家资产”。

“唐罗主义”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具象化,其粉墨登场受到内外因素共同驱动。美国国内选举政治压力大,而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以对外强硬迎合民粹主义思潮,转移国内矛盾,拉抬民意支持。自身全球影响力相对衰落和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霸权焦虑,让美国不得不聚焦所谓“后院”,防止出现新的“反美轴心”。

“唐罗主义”看似符合美国从欧洲、中东等地收缩力量、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西半球的趋势,但其背后的“大国竞争”乃至对抗意图有增无减。它是美国对自身霸权布局“以退为进”的务实调整;退的是在非核心区域的“无效投入”,进的是对核心利益区的绝对掌控。这本质上是美国对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即先“守好家门、稳住基本盘”,以支撑更持久激烈的全球布局和竞争。

1月5日,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在接受采访时称,“实力、武力、权力”才是现实世界的铁律,美国在国际舞台行事的首选方式。这被视为“唐罗主义”的军事宣言。面对一个愈发迷信武力、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超级大国的霸道扩张,国际社会需保持高度警惕,并用实际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与公平正义。

下图:美海军陆战队在加勒比海地区参加军事演习。

本版制图:唐硕



延伸阅读

美武装干预拉美劣迹斑斑

■观山海

翻开历史档案,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幌子,从大举入侵、直接占领,到秘密行动、策划政变,再到长臂管辖、混合战争,在拉丁美洲大陆及加勒比地区留下一连串血腥遗产。

统计显示,1898年至1994年间,美国至少在拉美地区制造41次政权更迭,其中约17次涉及直接军事行动。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古巴和波多黎各,不仅为其“海权论”提供试验场,也获得长期干预拉美地区的重要跳板。20世纪初,为维护商业利益,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频繁开展所谓“香蕉战争”。

冷战时期,为遏制左翼浪潮,美国多次在拉美地区策动政变和发动侵略: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1年策划“猪湾事件”入侵古

巴;1965年,再度入侵多米尼加;1973年,支持智利军事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1983年,全面入侵格林纳达,推翻左翼政府,并直接占领该国数月之久;1989年,以“打击贩毒”为借口入侵巴拿马,将其总统列列加押送美国受审。

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拉美的军事介入依旧频繁:1994年和2004年,两度军事介入海地;2002年,在委内瑞拉策划政变,企图推翻查韦斯政权;2026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袭击,强行带离委总统马杜罗夫妇。

从幕后操纵到公然入侵,从颠覆政权到强推元首,美国行动的内在逻辑始终如一,即确保对拉美地区拥有毋庸置疑的“处置权”,这种霸权行径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济与安全支持,换取在防务领域的主导权并强化军事存在,从而架空丹麦的实际控制。

评论认为,为尽快实质性控制格陵兰岛,美国很可能综合运用上述手段。

三重战略意图

特朗普政府觊觎格陵兰岛,其背后有多重战略考量。

首先,该岛地缘地位重要,能源潜力可观。这座世界最大岛屿,横跨北大西洋和北极地区,是北约反潜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该岛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是美国预警、反导与太空监视体系的重要支点。随着北极冰层融化,该岛在航道控制、资源开采等方面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占据该岛有助于美国强化对欧亚方向的辐射能力,并巩固在西半球的战略布局。

其次,特朗普本人企图留下“政治遗产”。有消息称,特朗普希望在7月4日“独立日”或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控制格陵兰岛。《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显露出强烈的“开疆拓土”野心,将垄断各类战略资产视为自身功绩的一部分。除格陵兰岛外,其还放言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并“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

再次,美国拟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美国在格陵兰岛一直享有广泛军事准入权,丹麦也长期是美国的亲密盟友。然而,随着美欧裂痕不断加深,在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欧洲视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美国愈发倾向于无视欧洲盟友立场,认为直接掌握战略要地、航道与关键资源更符合美国利益,并不惜通过代价极高的主权变更手段来达到目标。

早有扩张历史

美国巧取豪夺、扩张自身版图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建国后的100多年里,美国通过煽动独立、发动战争、强行购买等手段,将领土由大西洋沿岸一路扩张至太平洋。当前对格陵兰岛的图谋——无论是明夺还是强买,都是对现代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标志着其地缘政治理念正向危险的道路上狂奔。

美国历史上的“领土交易”,往往利用对方国力衰落、军力投送鞭长莫及或战争窗口期,核心目标是航道控制,扩大战略纵深与控制成本最小化。例如,1803年,趁法国深陷欧洲战事急需资

金,以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地区;1819年,在西班牙国力衰退之际对其施压,以500万美元获取佛罗里达地区;1867年,从财政困难的沙俄手中以720万美元买下阿拉斯加地区。

美国也常对一国混合使用多种手段,墨西哥便是典型受害者。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觊觎得克萨斯地区的美国,向该地区大规模移民,煽动其于1836年脱离墨西哥独立,并在1845年正式将其兼并。随后通过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夺取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大片领土。1853年,美国再以1000万美元强行从墨西哥购得今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南部土地,为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铺平道路。

对丹麦而言,美国购岛行为也不陌生。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从丹麦购得维尔京群岛。1946年,杜鲁门政府曾提议以1亿美元黄金和阿拉斯加州部分油田开采权交换格陵兰岛,虽然被丹麦拒绝,但得到在格陵兰岛更高层次的军事准入权。

北约面临考验

美国对格陵兰岛的企图,直接冲击欧洲主权底线,也对欧洲战略自主构成挑战,引发欧洲各国强烈反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美国遵守国际法。丹麦、法国、德国等7国领导人及北欧5国外长已联合声明,强调丹麦和格陵兰岛有权决定自身事务。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特朗普若下令袭击格陵兰岛,将严重冲击已存在70余年的北约军事同盟。

欧洲虽打出“北约牌”,却难以约束美国。在“美国优先”面前,特朗普一贯视北约约为交易工具而非“价值共同体”。若北约无法直接服务于美国利益,特朗普甚至不惜任其“空心化”。欧洲在安全防务领域长期依赖美国,加之自身共同防务机制尚不成熟,面对美方施压缺乏有效的军事反制手段。

不过,美国对丹麦的武力威胁,正使北约面临“枪口对内”的风险。丹麦国防部确认,根据1952年生效的军事规定,如果美国入侵格陵兰岛,丹麦士兵可以开先枪,再请示。评论认为,若北约成员国首次出现攻击行为,可能导致北约陷入混乱,甚至面临“脑死亡”乃至存亡考验。

上图:一架美军C-130运输机在格陵兰岛运送物资。

显然,美国正在进行霸权重塑:过去的美国,强调通过同盟网络、多边机制和规则塑造来降低不确定性;现在的美国,则更重视通过军事威慑与议题化交易来提高控制力。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减少的是制度耐心,增加的是手段硬度。

当前,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日益失灵。各国面临两种选择:在稳定现有秩序的基础上改革完善,构建新秩序;冲击乃至打破现有秩序,导致更严重的混乱。出于自身利益,美国选择了后者,其大批量退群和大规模扩军使本已衰微的国际安全秩序更加岌岌可危,将引发连锁反应。一方面,美国退出国际组织,相关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项目停滞,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基建、民生计划受阻,全球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美国的野蛮行径将激化全球地缘对峙,国家间军事摩擦风险上升,国际关系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大退群”与“大扩军”并非两个故事,而是一条线索:一个更情绪化、更交易化、更偏向强制手段的美国正在成形。为了自身利益,美国不惜背离二战后建立的以多边主义为框架的全球治理体系,颠覆数十年来国际社会遵循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历史反复证明,武力可以逞一时之快,却无法征服人心;强权可得一时猖狂,却无法战胜公理。

左图:格陵兰岛民众在美国领事馆前手举标语牌抗议。

美再度图谋抢占格陵兰岛

■王成文

之脱离丹麦。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格陵兰岛民众反对该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四是条约捆绑。美国可能参照其与太平洋岛国签订的《自由联系协定》,与格陵兰岛建立特殊关系;美国提供经

“退群”+“扩军”

美加速“重塑霸权”

■李海

则是不愿为全球公共产品买单。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事务负责人福蒂表示,当下美国的多边主义政策已彻底固化为“要么听我的,要么走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类与美元霸权深度绑定可由其一手掌控的机构,美国依然牢牢掌握在手中。

同是1月7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提议将美国2027财年军费从此前设想的1万亿美元上调至1.5万亿美元,达到该国GDP的5%,以打造所谓“梦想军队”,确保美国绝对安全。巨额军费开支从何而来?特朗普给出的答案是关税。然而,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2025年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入账2885亿美元,远少于特朗普所说的6000亿美元。

不仅资金来源被打上问号,军费用途也招来质疑。评论认为,美国2026年军费预算是9010亿美元,已是创纪录新高,在如此庞大基数上还要加码至1.5万亿美元,这将接近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投入总和。福克

编者按 2026年伊始,美国特朗普政府便开启“狂飙”模式,不断搅动现行国际秩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美国政府种种霸道行径,既带有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也深植于美国历史之中,更是“美国优先”逐步异化为“美国唯一”霸权逻辑的集中体现。在这一大背景下,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需团结一心,付出更大努力。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多次公开声称,会为得到格陵兰岛“保留所有选项”。这不仅令跨大西洋关系再度紧张,更彻底暴露出美国的战略野心。

四种可能手段

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享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根据1951年签署的一项条约,美国已获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和防务设施的广泛权利。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不足以满足其战略需求,美国需要对该岛拥有更直接、更全面的控制权。近期美方持续施压,特朗普第一任期即暴露出的“夺岛”想法,正逐步走向现实政策层面。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为达目的可能采取以下手段。

一是武力夺取。白宫公开表示,动用军队是选项之一。美军在格陵兰岛西北部基地驻有约500人,具备快速增兵能力。格陵兰岛的防御力量则很薄弱,没有本土常备军队,丹麦虽在岛上设有联合北极司令部,但其军事资产有限且陈旧。美国声称,只需5架直升机就能在短时间内控制该岛。

二是强行购买。特朗普多次提出购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表示购岛是首选方案。当前白宫内部正讨论一份购岛方案,向每名格陵兰岛居民一次性支付1万至10万美元不等的款项,此举遭到丹麦与格陵兰岛民众的强烈反对。美欧法律专家普遍认为,当今世界买卖领土违背国际法原则。

三是推动独立。美国近期通过高层访问、任命特使等方式加强与格陵兰岛的接触,试图通过干涉该岛事务逐渐推动独立力量增长,再以“公投”方式使

